

積極面對肝癌，治療方法多

夏威 醫生



中國是乙肝高發國，調查顯示中國慢性乙肝攜帶者佔世界百分之三十四左右，達九千萬以上，慢性乙肝患者達三千萬人，龐大的數據提醒人們要提高對乙肝的重視。慢性乙型肝炎治療周期長，治療費用也較昂貴，目前仍不能徹底根治。如早期發現患有乙肝，護肝就尤其重要了，如大意忽視會逐漸形成肝硬化甚至癌變。我建議乙肝患者要戒酒，不要吃中成藥，因這些會破壞肝臟或加重負擔，定期檢查肝功能和乙肝DNA，時刻監察肝臟的狀態，保持病情穩定。

近期，我接觸了一位七十歲的肝癌患者，在此之前公立醫院治療團隊判斷不能手術，建議採取姑息治療，並邀請他參與學術研究。雖然病人年事已高，但他與兩個子女不想放棄根治的機會，如有手術的可能性也很想一試。這位病人的腫瘤體積較大，而殘肝部分又達不到手術安全水準，如要徹底切除腫瘤並不容易。進行根治性肝切除手術對病人、腫瘤、醫生和醫院配套的要求都很高，顯然這位病

人的情況有點困難，但手術並不是沒有機會。有一種「養肝」的方法：術前，他要先進行肝門靜脈栓塞手術，也就是給長滿腫瘤的右肝製造死亡的假象，肝臟的再生機會會使左肝長大，待殘肝量肝達到「理想全肝體積」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切除腫瘤的手術才不會危及病人的生命。聽到這樣的建議，患者和家屬會有一些疑問，等待肝臟生長的同時，腫瘤一起生長怎麼辦？殘肝要多久才能生長出合適的體積？肝臟的生長只需十天左右就可以達到安全水準，當然在這期間腫瘤也一定會長大，這是我們都不願看到的，所以同一時間還要採取「介入治療」，在腫瘤內注射化療藥殺死一些癌細胞控制它的生長。該患者和家屬對治療有了信心，態度也變得樂觀積極，最終順利接受了手術治療。

肝病患者逐年增多，並且早期無病痛反應，發現疼痛時建議大家及時去醫院檢查及早診斷，將惡化風險降到最低。如罹患肝癌，也是可以醫治的，肝癌的治療分為根治性治療和姑息性治療，如果患者及早確診腫瘤，根治性治療的預後效果更好，患者的五年存活率會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五角紅星蔦蘿花

黃 晞



秋意漸濃的時候，我種在辦公室門前花壇裏的蔦蘿花開了。因為光照不好，放暑假前蔦蘿都還沒打苞，想着花兒們假期開放無人欣賞，我心裏還覺得有些遺憾。

花壇裏種着四季桂，修剪過，不過半人高。蔦蘿纖細的藤蘿順着四季桂的枝葉攀沿，有的已經超過四季桂的最高枝，藤蘿扭纏在一起，也兀自挺立朝上。四季桂橢圓形的葉片，蠟質厚實，愈發襯得蔦蘿羽葉狀的葉片秀麗清新，寸長的花梗從葉片根部生出，托着一個個花苞。花兒清晨綻放，深紅鮮艷的花冠，像一顆顆閃閃的五角紅星，遠遠望去，綠色叢中點點豔紅，活潑靈動，引得同事們駐足欣賞。只是午休之後再去它們，花瓣已經向裏捲起，又成苞狀了。

美麗的時間總是短暫。

說起來，認識蔦蘿很多年了。應該是我少年時。我父母愛花，在我們住的平房門前種了好些草本花卉，其中就有蔦蘿。那時候，我們不叫它蔦蘿，就叫五角星花。和雞冠花、鳳仙花相比，在小女孩兒的眼中，五角星花無疑就是仙女。記得能幹的母親會專門搭出一個花架，為花兒提供可資纏繞的支撐。當綠葉滿架，翠羽層疊，隨風拂動，紅星閃爍，纖秀輕盈，是幫助我們姐妹吸引小夥伴的一道秀麗風景。

父母會注意收集花籽，來年春天再種。因為蔦蘿花種子成熟期不一致，所以總有許多花籽散落在地上，第二年自己生出來一片，我家的五角星花架子一年比一年繁茂。後來搬進樓房，父母依然在花盆裏栽種，放在陽台一角，用竹枝立支架，讓五角星花蔓生。

幾經搬遷，瑣事漸多，我們與五角星花失去了「聯繫」。而正是在這期間，我從書上知道了它美麗的名字——蔦蘿，還知道它原產墨西哥，俗

稱五角星花、獅子草。《詩經》裏說：「蔦為女蘿，施於松柏」，意喻兄弟親戚相互依附。蔦即桑寄生，女蘿即菟絲子，因蔦蘿的形態很像蔦與女蘿，所以將兩個名字合起來稱呼它。蔦蘿有多個品種，我父母種過的是最常見也最漂亮的羽葉蔦蘿。

父母後來又種過好些花，可是直到五年前父親驟然離世，卻再沒在家裏見到過蔦蘿的身影。後來房子拆遷，母親離開宜昌去上海妹妹家長住，那些花花草草都搬到了我的小家。

前年春天，我突然在陽台上的花盆裏看到了一棵熟悉的植株，我都不敢相信，那竟然是五角星花。陽台裝了玻璃窗和窗紗，即便開窗，窗紗也是關着的。我不知道種子是什麼破窗而入落到我的花盆裏，悄悄地生根發芽。世間有太多無法解釋的事情，看着這小小花苗，我更願意相信這是一向疼愛女兒的父親從天上送來的禮物。

因為條件有限，我不能讓蔦蘿光滑柔弱的蔓生莖盡情蔓延，我用細細的竹片給它搭起小支架，它層層縈繞，最後竟然纏成一個花球，從夏到秋，朵朵五角星花開不斷，驚喜不斷。

我收集了很多花籽，用細白紙包裹，當我握着鋼筆在紙包上寫下「蔦蘿」二字，感覺驚艷無比。

從那以後，我家陽台上又有蔦蘿花開，我還把花籽撒到辦公室門前的花壇裏，希望有種子被鳥兒和風帶到更多地方……我想着，花開的時候，就是父親回來看我。



▲蔦蘿花開似五角紅星 資料圖片



昨天還夏日炎陽高照的奧地利都城維也納上空，今晨陡然轉陰，瞬間線線冷雨灑落維也納西南的美泉宮，淒冷雨紗薄籠昨日艷華四映的宮殿。一夕間艷陽麗日化作陰雨漫天，華宮為之變色，讓人感慨天地間變幻無常，包括曾雄踞此宮的王朝之興亡忽忽。

迷離雨中的繁麗精美巴羅克風宮殿，透窗可見洛可可風格房間雅致纖麗。皇宮宏麗典貴至極又優雅精巧入微，盡展哈布斯堡王朝曾雄睨歐洲的霸勢與傲貴。宮殿長廊牆上，懸掛着哈布斯堡家族歷代皇帝的肖像畫以及特蕾西亞女皇十六位子女的肖像。後來隨法國國王路易十六上斷頭台的法國王后瑪麗·安托瓦奈特少女時代的畫像也在其中。他們各具風采登上近代歐洲大變遷的舞台顧盼江山，展現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歷史大轉折中，縱橫捭闔駕馭帝國，通過聯姻、權謀、軍力與歐洲各朝合縱連橫之傳奇。

哈布斯堡王朝雄師在維也納城下血戰擊退奧斯曼帝國鐵騎，使基督教文明在不斷退縮後擋住伊斯蘭文明最後一次進逼，使面對伊斯蘭化排山倒海般捲來而一片驚慌的基督教世界緩過氣來，開始了文明攻守大逆轉，走向基督教文明雄視世界數百年至今的時代。哈布斯堡王朝順勢東征西伐，開疆拓土，成為歐洲霸主。宏大帝國建立起來，宏偉帝宮也隨之矗立歐洲中心。一七四三年，特蕾西亞女王下令在此建造美泉宮，而這裏作為王室駐地則在更久以前。馬蒂亞斯皇帝曾狩獵至此，飲一泉水，心神清爽，稱其為「美麗泉」，便是美泉宮名由來

雨迷美泉宮

陳小卡



▲奧地利美泉宮

作者供圖

。昨日艷陽下宮彩燦爛宮殿，仿若帶業輝煌的寫照。哈布斯堡王朝雖曾歷兵降於拿破侖之恥等一次次戰敗，但又一次次重振，爭雄不息。帝國王師拱衛之宏偉帝宮，始終昂立歐洲中心。帝國王朝在此薈萃世界各地藝術品的宏麗奢貴之華殿高堂，指揮軍隊馳騁歐洲。

被稱「歐洲丈母娘」的特蕾西亞女王，將十一位女兒中十位嫁入歐洲各王室，以覆蓋遼闊的姻親網影響歐洲政局，為哈布斯堡王朝謀利爭益。多少充滿戰略算計的聯姻，策劃於這裏的綺麗宮室、芬芳花廊、優美噴泉旁、茵茵草地上婆娑樹下。

約瑟夫國王與茜茜公主，在此宮結下一段傳誦後世的因緣佳話，公主成為奧地利王后。這位王后，在王朝強力鎮壓匈牙利起義後，以風靡一代的魅力，柔性領導起義的匈牙利貴族，在宮中舞廳的衣香鬢影飄旋中與圓舞曲蕩漾

聲裏收復人心，於交杯換盞間政治密商，建成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又一次上演價演的通過霸力與懷柔收服治下民族的史劇，帝國達至鼎盛。

然而，一九一四年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被刺殺，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龐大的奧匈帝國轟然崩塌，由國土狹小的奧地利續接龐然帝國餘緒。世界沒有不亡的帝國，即便其曾何等強大。

雨勢漸大，驟然淒涼襲來，貴艷之美泉宮，孤獨淒雨中，彩漸漸諧，金輝漸成淒黃，王氣盡盪。宮院中，青草翠樹在雨幕中綠濃得淒美，雨裏花壇朦朧若夢、艷迷如幻，美撼人心的塑像群寂落孤鴛淒迷雨中，以美麗著稱於世的噴泉與雨融為一體而消失。眼前雨中宮景，讓人聯想一個曾於此俯視天下的王朝黯然消逝於歷史風雨中。

我說金縷玉衣

白頭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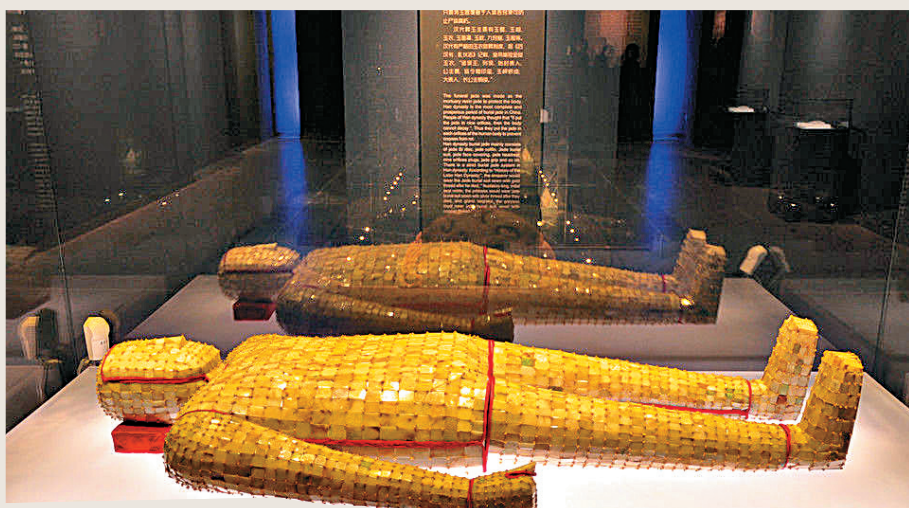
郭沫若三生有幸。他是現代中國人也是歷史有記載的中國人中第一位親眼目睹二千四百多年前「完整版」金縷玉衣之人。

那是公元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支解放軍工程兵在河北滿城陵山打山洞作戰備工程時，當戰備隧道打入陵山這座石頭山二十八米深時，正巧打在西漢王朝中山國靖王劉勝陵墓耳室上方，中山王的陵墓被發現了。解放軍戰士順着打開的石洞墜繩而入，藉着手電筒的電柱發現那裏竟然是一座規模宏大，氣勢不凡，修造考究，陳設華麗，器物十分豐富的地下宮殿。順繩墜下的工程兵戰士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是被嚇得還是被驚得竟然在第一時間內無一人發聲。

解放軍發現古代大型墓葬的報告被直接送到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據說二千多年間，曾有數十撥盜墓賊光顧過陵山，也曾有各個時期數十個盜墓洞把陵山鑽得七孔八洞，但陵山山體堅固，完整的玄武岩讓各個朝代的盜墓賊飲恨而歸。中山靖王陵墓巍然不動，劉勝長眠不動。中山靖王王夢未醒。

在中國，漢墓到元末基本是十墓九空，漢陵則幾乎是十盜十空。中國的盜墓賊都起得早。但中山靖王之陵墓是未被盜挖過的。周恩來深知郭沫若的學問，立即批給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親自前去考察。郭沫若那年六十八歲，急如星火地趕到滿城。一身的疲勞，一身的忙碌，文革的烈火，兒子的自殺，這些都似乎未能影響郭沫若的心情。他是中國第一位走進剛剛開啓的西漢王陵內的考古專家。在此之前，除去幾位解放軍戰士再無他人走進。再往前推，翻開歷史的記載，除去盜墓賊，無人走進過漢朝時代的王陵墓中。郭沫若有幸矣。

當郭沫若走進陵墓主墓室看到中山靖王



▲金縷玉衣出土於我國漢代陵墓

資料圖片

劉勝穿着全套玉衣平躺在棺床上時，郭沫若激動起來，興奮起來，他從頭到腳，細細端詳，用手指輕輕撫摸玉衣上的玉片，認真地察看連結玉片的金絲扣結，郭沫若指點着二千四百多年前中山靖王死後穿戴在身上的玉片壽衣呼之：金縷玉衣，金縷玉衣！從此這種兩漢時期帝王死後入陵時身着玉衣從滿城漢墓始定為官稱。有專家云，翻查《史記》、《漢書》甚至後世人寫的前後漢的野史，未有金縷玉衣之稱。史書上只記有玉衣、玉柙之謂。但郭沫若一言九鼎。金縷玉衣就如馬踏飛燕，皆為郭氏命名。雖然亦有專家提出馬踏非飛燕，馬踏應為弋鷹，鴻鵠，鶴鷹等，但其名難撼矣。

其實早在公元一九四六年九月，河北邯鄲村西漢象氏侯劉安意漢墓即被盜挖，後在發掘中發現，墓中出土了許多大小不一，形狀不一，薄厚不一的玉片，玉片一面拋光，一面原版，四角處都有細小穿孔，有的穿孔中還留有銅綠色，出土時玉片就在屍體旁邊，讓人不解它們究竟是幹什麼用的？據說當時也沒有人意識到這些小玉片的價值，後來都散失了，直至若干年後，還有人見到附近村裏的小孩玩一種「跳房」的遊戲，孩子

們踢來踢去的正是這種不薄不厚的小玉片。那時候郭沫若先生在哪裏？

公元一九五五年江蘇徐州睢寧縣九女墩漢墓又出土了這類玉片共二百二十九片，當時稱其為「瑯玉牌」，因出土數量多，引起考古界的重視。但這都是盜墓賊先來光顧過。據調查，在此之前，金縷玉衣被發現過多套，但無人以衣來稱，因為盜墓賊竊得後，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變寶成錢。沒有任何一個盜墓賊會對它的考古價值、文化價值、歷史價值感興趣。當時盜墓賊不認為那些小小的不規則的只有一面光澤的玉片能賣什麼大價錢，甚至認為根本就不值錢，不過是一塊打磨過的小石片而已，但連轆這些小石頭片的都是金絲，對於金子的識別盜墓賊都有一種職業的敏感。他們共同的選擇是把這件用金絲連的小石片「壽衣」從屍體上剝下來，然後把金絲抽下來，盜回去，熔化成金錠、金條再賣。至於那些小石片，則隨手丟棄在一邊。因此，從後漢、三國到至今，凡被盜漢墓中有金縷玉衣的，遭遇概莫能外。因此，公元一九六八年滿城中山靖王陵發掘前，世上從未有過完整的金縷玉衣出現。金縷玉衣迷惑數代考古學家，金縷玉衣就是個謎。（一）



每一個常到香港旅行的遊客，大概都對尖沙咀鐘樓、銅鑼灣SOGO相當熟悉，也相信有不少人到香港逛街時最愛去的就是各大摩登繁華的百貨商場。但對我來說，最愛在香港逛的地方，卻是那座屹立在旺角的灰暗老舊的信和中心。不是我的性格有多麼特立獨行，也不是信和中心於我而言有什麼情懷可言，只是因為這裏有着香港音樂最齊全的碟片收錄。

多年前，在那個還是用收音機的時代裏，我在中學的小賣鋪的播放磁帶裏聽到了粵語歌《偏偏喜歡你》。那並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只是這首歌包含着的淡淡愁緒，映襯着青春特有的不安定，讓這個場景凝固在了記憶中。心尖的那一點點青春期的塵埃因這粵語老歌而揚起，飛揚在無人山谷，隨歌裏的笛聲遠去，飄落在不為人知處

多年後，我在另一個城市的計程車上又聽到了幾首粵語老歌，那熟悉的聲線依舊唱着「情義已失去，恩怨都失去，我卻為何偏偏喜歡你。」又過了幾年，我獨自一人在電影院看《港囧》。開篇不久，電影即引用了這首《偏偏喜歡你》，音樂響起的瞬間我幾乎淚流滿面，只為一首歌在意想不到的時候響起，只為一對戀人因時間和空間的轉移合了又分。

也許，粵語歌曲就是這樣吧，總是以萬千種姿態述說「我愛你」——「美景良辰未細賞，我已為你着涼」；又或者藉數位歌手的聲音表達「好遺憾」——「來年陌生的，是昨日最親的某某」；然後再憑尋常意象告訴你何謂「轉眼間」——「突然十年便過去，方知歲月冷漠似水」。

最愛逛信和

香港音樂於我而言，是黃偉文寫就的年度之歌，所以「依起婚紗照那道牆，及一切美麗舊年華，明日同步拆下」；是周耀輝打算今天只做一件事，所以看見「黑太空飄羽毛，一千隻金螞蟥爬上窄路」；是林夕以歌言志，「感謝永遠有歌把心境道破」。我常聽歌，愛聽歌，便也自然地愛搜集那一張又一張唱片。即使實體唱片已然隨着時代更迭顯得古老，但我還是喜歡捧着歌詞本，聽完一首又一首。

所以，每到香港，淘碟便成為了我的重要行程之一。唱片行HMV的銅鑼灣店和尖沙咀店我已逛到無比熟悉，散落在各大商場唱片店鋪，不必刻意尋找，但遇到了我也必定會進去看一看。只是，這些地方都不如信和中心走得多。

邢 靜

信和中心，這是香港最大的二手唱片交易中心，從地下一層到地上二層散布衆多二手唱片店。當然這些店也賣新碟，價格也比銅鑼灣、尖沙咀等商場裏賣得便宜一些。可如今的新碟哪比得上過去，我倒是更願意沉浸在老唱片裏。

每次到信和，我總是在兜裏揣上一些現金，遇到心儀舊碟，只要一百以下的總是慷慨付帳。當然，也不能忘記貨比三家，搭乘電梯到十樓或十三樓，就不難找到價格更為實惠的純二手店鋪。張學友、劉德華、鄭秀文、楊千嬅等巨星作品因當年發行量大，如今還能見到的散落碟是我必買的——十五、二十元一張的碟，總是忍不住要抱回一大把。不計張數，不燒設備，不玩黑膠，我只是個業餘又普通但足夠真誠的樂迷。即使聽歌

方式不再一樣，我也依然想要一張又一張鍾愛的唱片被緊握手中，不想讓它們僅僅是電腦裏的數碼檔，而是成為可以觸碰的實實在在的物件。

在信和中心兜兜轉轉時，不用擔心會迷路。因為只要看到與自己一樣背着大包、戴着耳機的人，我就知道多半是懷着相同的目的，跟着走就好。直到包袱漸重，直到錢包乾癟，直到天光漸暗，我才會戀戀不捨地離開信和。背負一身唱片回酒店時，就像凱旋而歸的將領，又像是在粵語歌曲之河裏費力划槳，終於撈到自己珍視的一箱寶藏。即使每次都雙腳疲憊，但心中卻滿是喜悅。

在信和中心來來回回走過無數次，穿過陌生人潮搜尋歲月的面孔。按下播放鍵，心中的歌迴圈千萬遍，重播着生命裏一個又一個過往片段。香港音樂的聲音似乎變成了我生活中的空氣，讓我在歲月的沉澱中明白為何「偏偏喜歡你」。